

剡源

集附札記

五





集、源、剡

記札附

(五)

撰元表戴

# 剡源集卷第十九

題

##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銜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繁園霓裳遺製而爲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趣邪？

##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裹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爲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

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霞棲遲之想

題怪木疎篁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陽吳侯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怪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併寫疎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薊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爲補遺而合刊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爲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爲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爲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爲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冢之外今人胸中無千卷書輒欲假借眩惑以爲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爲弟叔黨真當爲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元爲榮之慕觀

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爲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寶。余嘗見唐誥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時以楷爲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憲龍蹕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濱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蓋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哉！山樓初寒，繙閱遺墨，爲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笑至政府，權燄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汙人齒頰，爲千古歎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困齋方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一科，卽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

公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沈壽夭。非緣忤檜所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攷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爲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爲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醴籍。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言。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珩者也。公見二蔡兇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怵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汗鑊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譏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以爲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爲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來吾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

離回護以爲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爲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爲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爲人所歆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卽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爲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壁輝絢。興臺阜隸之徒。嗟誇而歎詫。然其爲人卑汗醜醜。雖復巧施爲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爲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爲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爲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爲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宏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爲幸也不旣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療之中諷讀併日爲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概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匡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爲恥。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橐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爲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擿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爲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攻詩。安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爲也。君尙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懷不可直致。輒略加隱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爲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爲黃帝之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

百家如蠅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怪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帝所作。遞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爲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爲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既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雪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鳥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爲曲者。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噏之。則喞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

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習井。未渫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當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爲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忘。若逆旅相逢之爲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爲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爲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

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歎。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爲諸生相從。顧不婉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弈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衣冠黃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茫然之歎。每羣居燕聚。舉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旦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爲題其梗概於卷末去。

題沂洲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爲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爲之歎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鄰里閭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爲而不爲。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火燬滅矣。海漕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既力贊而成之。其古瑯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汰之。使有勸云。

###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三僧刹。其陰爲梁州杖錫。而其陽爲雪竇。比二刹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涉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爲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陽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爲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雪竇行紀一卷。事贍而辭精。趣諛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

之故實。而黎洲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宣布施此文。使刻藏本山。以示觀者。

題李常鄉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爲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卽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爲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債。無冒名請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爲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旣無專師。爲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鷺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爲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學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爲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爲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爲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之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媿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爲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爲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旣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爲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爲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卽與焉。推是以論人。

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觀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歎、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摧姦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森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諡議、及省檣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愴久之。

# 剡源集卷第二十

##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 跋濂溪二程諡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既沒。衆說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疎。知之尙艱。況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擯黜。吾鄉考功臧郎中爲此二諡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纔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真。其孰能爲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爲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撫卷三歎。

### 跋吳侯二蜂說